

在百草园里遥想鲁迅

从三味书屋到鲁迅故里,再到百草园,我一直处于狂奔的状态,只因在书屋的圆门外多瞧了一眼鲁迅上过的私塾。这一次,我们都是为鲁迅而来,为《义乌文人与鲁迅先生》而来。

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绍兴,路上问出租车司机可知沈园在哪里。开车的师傅竟问我沈园在哪里。我问他知道一个叫陆游的爱国诗人吗。他说他不知道陆游是何许人也。我不禁又问他,你知道鲁迅吗。这次他的声音洪亮了起来:“不知道鲁迅就不是绍兴人了。”

是的,谁要是不知道鲁迅他就不是绍兴人了,或许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不知道鲁迅,他就算不得是中国人了。鲁迅不应该仅仅属于绍兴,他同样属于全中国人民。但鲁迅毕竟出生在绍兴这块土地上,是绍兴的山、绍兴的水孕育了他。他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这样如诗如画的美景中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三味书屋、百草园、鉴湖、青石古道、乌篷小舟,无不留

有鲁迅的足迹。于是,就有了阿Q,有了闰土,有了孔乙己,有了假洋鬼子,有了祥林嫂,有了整天坐在门槛上念叨着“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鲁迅把自己身边所熟悉的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地诉诸文字,让后人去推测去回味去联想。这就是绍兴,这就是无处不充斥着鲁迅气息的绍兴。

鲁迅故居如今已扩大成为鲁迅故里了,但百草园还是以往那个百草园,它与几年前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是原来那个园子,还是原来那么大的面积,还是只有菜没有草,只是因季节的不同园里面种的庄稼蔬菜瓜果有些不同罢了。上次走访百草园的时候,是满地的大蒜、青瓜、四季豆,还有玉米,而这一次,园内种的是青菜、萝卜和红薯。所不同的是,前几次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到百草园最多也只是看过走过想过,然后就是一切都过去了。而这次来的是一群人,一群与文化有关的人们。为的是体验绍兴特有的人文风情,感受鲁迅当年生活的真

实场景,感悟鲁迅的不朽之作。在百草园,大家站在“高大的皂荚树下”,谈论着鲁迅,谈论着鲁迅与义乌先辈们的交情和故事,谈论着绍兴与义乌的渊源,谈论着文学的草根性和贵族化。而我进百草园的第一件事便是拍照,从皂荚树拍到刻有中、英、日、韩四国文字简介的石碑,还有那木架围着的石井和那一垄垄碧绿的青菜、萝卜、红薯,我要把今日的菜园与以往做个对比。在我看来,现在的百草园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菜园,它已经与文学没有直接的瓜葛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来到百草园,百草园之所以有今天的名声,那是因为有鲁迅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因为鲁迅那些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文字流传。

当大伙都在谈论着鲁迅的时候,我从百草园的这头走到了那头,和坐在古井旁的那位老伯聊了几句,我问他可知道那颗紫色的桑椹今何在。老伯指着不远处的一块石头,说:“你在那里寻找吧。”循着老伯手指的方向走去,我果真看到了

一块刻有对“紫红的桑椹”解释的石碑。童年的鲁迅常到百草园里采摘桑椹果吃,我没有找到鲁迅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紫红桑椹树,百草园里也没有了往日“蟋蟀弹琴”“云雀鸣叫”的热闹,但我相信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留下过鲁迅的脚印。

鲁迅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他留给世人的文字。一直以来,我对鲁迅的敬佩更多的是他的人格,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一位文化人,他用手中的那支笔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正义而歌,为民众而歌。他的作品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祥林嫂、常妈妈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那帮不顾颜面与自尊的奴才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从某种角度上去理解,鲁迅比任何人都要高都要魁梧。他留给世人的何止是那厚厚的十六本《鲁迅全集》,他留给我们的还有一种比文字更伟大的与民族共患难的精神。

◆ 书人书话 潘爱娟

◆ 汉诗节拍

听雨

◎ 季节柳

雨凉清梦,漏声难耐睡。点点愁肠结千对。意阑珊,提笔方觉无心,魂似散,不觉酸甜五味。

雨声声不断,敲打窗台,最是天公不成美。叶处处留情,碾落成泥,凌乱处,熏风一地。路漫漫,人生若行舟,进退固,虚怀莫添悲喜。

夏日抒情

◎ 吴文军

雨还在不停地下
仿佛要让青青的秧苗
一夜间开出金色的花
蛙声中传来了
美丽的童话
我躺在瓜边的小屋
看瓜田里爸爸妈妈
忙碌的身影
刮风不怕
淋雨不怕
在希望的田野上
处处都有美丽的画

雨好像越下越大
中华腾飞的巨龙
绽放鲜红的花
经过一百年洗礼
五星红旗
闪烁着夺目的光华
豺来不怕
虎来不怕
在960万平方公里神奇的土地上
到处都是温暖的家

记忆中

◎ 杨庆文

记忆中
是这样的

清晨
当《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
外婆已经起床
她要做很多事
扫地
准备大家的早饭
还有猪圈里小猪的猪食
外婆养猪
稳稳地平均每天增半斤

当霞光透过院子的大门
直直进来的时候
外婆手上的活才会告一段落
这时
院子里的声音多起来
打开门的左邻右舍
满是笑容
拿锄头的拿锄头
推独轮车的推独轮车
招呼过后
劳作开始

蓝天蓝 白云白
空气香甜水清清
远处山峦叠翠
树枝上鸟儿声声
蜻蜓低飞处
小孩子追着跑

抱着脸盆
外婆来到池塘边洗衣服
不经意间
一只鱼儿跃出水面

◆ 笔走万象 缪文中

嵩溪访古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嵩溪古村的入口,这首耳熟能详的《石灰吟》醒目地展示着。

假期,避开热门景点,带上老爸,跟着他的记忆,驾车来嵩溪寻找他五十多年前挑石灰的足迹。

已八十岁的老爸,身体健朗,思维清晰。路上,他告诉我,当年他刚入党不久,就带领部分身强体健的社员来回六十多公里,从嵩溪挑石灰回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从家到嵩溪古村约四十分钟的车程,老爸足足讲三十五分钟:“五点钟,天刚蒙蒙亮,早起从家里出发,到后宅,过龙门经石斛桥出口,入浦江后穿黄宅边的古塘村,沿冠岩山下的溪流淌而上,在素有‘江南第一家’之称的郑宅短暂休息后继续往北前行,中午11点左右到达如今的白马镇嵩溪村。在嵩溪随便吃点番薯后装上石灰往回赶,走走停停,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听着老爸讲故事,不知不觉间,导航已把我们带到嵩溪古村。看见古村入口的桥亭,老爸连声感叹:“没什么大变化,保护得很好,还是原来的模样!”

“爱山景去此不远,观水趣少佳为佳”。桥亭石柱上的楹联准确道出了嵩

溪古村的精妙所在。嵩溪古村取名自村内的嵩溪,溪流发源于村后的鸡冠岩,溪水长年不断,贯穿整个村子。村民在溪上建桥,桥上造房,形成了独特的“暗溪”。在桥亭与另一条小溪(明溪)汇合后蜿蜒而下,注入浦江。

沿着暗溪主游览线往后山方向走,错落有致的清代古建筑风韵犹存,高大的马头墙在阳光下炫耀着历史积淀,灼人眼球的石拱门典雅又令人回味,白墙黛瓦脚下的青石板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走在小块石灰石铺就的胡同小巷里,一种幽逸的心情瞬间弥漫,令人流连忘返。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似乎诉说着古村落八百年的历史和沧桑……

亦步亦景亦文化。嵩溪村历代文风鼎盛,俊彦迭出,村民皆工于诗书画。清初创立的“嵩溪吟社”延绵百余年不衰,名噪书画之乡。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暗溪边随处可见铺着画板的写生人和背着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师。因为嵩溪的山水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唯美的灵魂。嵩溪的山水,也因此而灵动生气。

正在参观之际,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迎了上来,看老爸与他年龄相仿,就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当他听老爸说年轻时曾来村里挑石灰,并在这里住过

静斋 摄于绍兴

◆ 心香一瓣 杨金坤

有一个节气叫小满

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个节气叫小满。

我喜欢小满这个节气。小满,像前院哥哥的乳名,似后院妹妹的呢称。小满……我嘴角自觉向上弯弯,轻声地唤,只喊一声,久别重逢的小满,就化身成5月庄稼的籽粒,在田间地头灌浆。

走进麦田,青黄的小麦正在灌浆,渐得饱满。拨开麦壳,掏出乳黄的小麦轻嚼,嘴里全是清香的乳浆,我忍不住即将成熟的欢喜,一吐出来就唇齿生香。轻风一拂,小满的乳名,溢着乡土的奶香,调皮地立在一根根麦芒上,疯跑。麦香浸润在空气里,惹得一地鸟鸣,叽叽喳喳,铺排,渲染……

小满时节,在桑树的枝丫间,出现一团团透明的白色的纱球,接着颜色不断地加深,似雾变霜,再由霜成为雪,最后变成了卵形乳白色的茧,似茧果一样悬挂着。几天以后,茧的顶部出现了一个小孔,孔越变越大,最后从孔里钻出了一只蝶,它将卷曲的翅膀舒展开来,亮出了点缀着棕色的圆形色斑的翅膀,震动几下,飞进了花丛和树林里,寻它不见。小满时节,蚕,再次走人破茧成蝶的梦里。

桑树下,一蓬蓬苦菜,繁茂、碧绿、清透、挨挨挤挤,淡黄色的小小花冠盛开在小满节气里。掐下一枚苦菜叶,指尖存留下白色乳汁的淡苦清香,闻着舒心,放入嘴唇尝满口苦凉,心中爽朗,给人以远离喧嚣尘世、倍添心静之感。似小满节气,不是严寒的冬,也不是酷暑的夏,如春秋,柔柔美美,缓缓入了心。

小满见三鲜——樱桃,黄瓜和蒜。路边的田间,乡民们正在拔蒜。在他们直起腰、扬起脸擦汗时,脸上带着小小的满足,流淌的汗水中,也蕴藏着温和与良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我想,对生活的小小的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忙碌中,感受到这个时节温柔的善意吧。

古人云:“君子居无不适,宁缺毋滥。”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人生的留白,是刚刚好的状态。小满是献给夏日的,是最美的风情。不求太多,唯小满足矣。

余生的光阴,唯愿我的人生如小满一样,用一颗素简心慢煮光阴,将许多求而不得的人、事、物,统统放下。寻常的日子里,茶一壶,书两卷,知己三五,闲谈七八,在一份小满足中,简简单单地活。